

大 宋 艳 后

(第二部)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艳后(第二部)/赵国兴 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1

ISBN 7-5354-3341-3

I .大… II .赵… III .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号

版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开本:1/16

定价:98.00 元

内 容 简 介

《宫闱烽烟》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艳后》三部曲的第二部。它既与《凤歌龙吟》、《帘卷西风》上下衔接，浑然一体，又可脱离上下两册，独立成卷。

本书着重描绘了刘娥由美人而晋升皇后的曲折经历。它通过真宗皇帝选美、捉放邓老夫人、宋辽大战、借腹生子以及与寇准之间的恩恩怨怨，精心塑造了刘娥的丰满形象。在塑造刘懿仙形象的同时，作者还通过内政外交、宋辽大战和澶渊之盟等重大历史事件，成功地塑造了辽太后萧绰的美好形象。在作品中，南北两朝两个伟大女性的相互辉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宋辽两朝双方两个天才女性或幕前或幕后的斗智斗法，也为这部小说增添了浓厚亮色。本作品不但背景辽阔，气势恢宏，还于粗犷之中透出缜密与精细。作品还在两个女主人翁之外，塑造了寇准、张耒、陈尧叟、杨延昭、夏守、上官正、曹利用、王继忠、韩德让等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动形象，于曲折主线故事之外，还演义出许多意趣横生、耐人寻味的辅线故事。总之，本卷与其他两卷一样，是一部不可多得、不可不读的历史小说。

大宋 艳后



目 录

第 一 回	刘懿仙巧上安邦计	赵元俨诡呈选美疏	1
第 二 回	藏祸心钦若选美女	怀远谋萧绰窥中原	8
第 三 回	江宁府丁谓攀权贵	秦淮畔德让话宋军	17
第 四 回	紫宸殿寇准欲斩首	慧仙宫刘娥话放生	28
第 五 回	都亭驿美人慰邓氏	风云渡邓氏辞恩人	37
第 六 回	尽孝道叛臣迎生母	谢皇恩继迁贡良驹	45
第 七 回	狩猎场辽主毙二虎	赴行宫太后果圣宗	52
第 八 回	凤仪殿奸人献美姬	宋后宫真宗纳新宠	62
第 九 回	受挑唆真宗欲废后	释艾怨刘娥教皇儿	72
第 十 回	附大国李继迁求婚	结友邻萧太后嫁女	83
第 十 一 回	巡西京懿仙识才俊	返汴梁皇后哭儿尸	91
第 十 二 回	辽南京君臣议兵事	元和殿萧绰诛近臣	102
第 十 三 回	图新变元俨结内侍	奉手谕美人惑国君	111
第 十 四 回	正禁宫万安逐妖孽	毙鱼雁天子省身心	120
第 十 五 回	巡三关萧绰督战事	靖边陲近臣赴戎机	132
第 十 六 回	怀忠诚士安荐寇准	摒私念刘娥举王旦	143
第 十 七 回	战望都王继忠殉国	困驿馆张元弼焦心	150
第 十 八 回	入禁宫张耆陈边事	赴灵堂真宗悼忠魂	162
第 十 九 回	郭皇后遗嘱立刘氏	寇平仲焚诏藐圣躬	170
第 二 十 回	忧国家刘娥全宰辅	庆华诞寇准羞丁谓	184
第 二 十 一 回	王继忠奉旨入含章	萧太后颁诏犯中原	196
第 二 十 二 回	获急报寇准逼亲征	临大敌怯臣献迁谋	203
第 二 十 三 回	搭桥梁寇相托张耆	解疑惑刘娥召上官	212

第二十四回	沉香阁嫔相议亲征	执政府姐弟划阴谋	222
第二十五回	征澶渊刘娥伴銮驾	困瀛州萧绰授计谋	231
第二十六回	守大名守 救天雄	破德清真宗遣和使	241
第二十七回	夏守 斗胆扣国使	上官正断臂败辽师	253
第二十八回	张信使衔命赴行在	曹利用奉书使辽营	268
第二十九回	刘婕妤假旨昼渡河	寇平仲得酒夜宴歌	276
第三十回	察箭阵萧达兰毙命	发弓弩杨延昭立功	290
第三十一回	拜圣剑寇准诛逃官	垂图腾萧绰祭勋臣	296
第三十二回	备和议刘娥择良将	恃军威韩杞弃袈衣	306
第三十三回	野莽林众将闹朝会	栾州府萧绰诫朝臣	314
第三十四回	萧排押千骑劫宋寨	杨延昭万弩败辽师	321
第三十五回	护机宜婕妤傲宫奴	窃情报道姑逅张耆	329
第三十六回	掩虚实寇准遣将佐	忙急乱萧绰更使臣	337
第三十七回	王继忠泪洒祈归疏	曹利用面奏和议果	345
第三十八回	萧太后欣签《澶渊盟》	宋天子喜作《回銮诗》	352
第三十九回	赵元份弥留陈忠言	刘懿仙进言择良臣	358
第四十回	安邦国婕妤荐英才	乞立后安仁跪宫门	367
第四十一回	王丁会暗定倒寇计	南士盟明呈参劾疏	377
第四十二回	赐珠玉真宗贿王旦	察隐情刘娥谋李氏	386
第四十三回	立盟约主仆结姐妹	遂帝意真宗显风流	393
第四十四回	封泰山媚臣献符瑞	坠玉钗天子测男女	403
第四十五回	崇政殿真宗散喜钱	钓鱼台奸王晤佞臣	410
第四十六回	刘世济奉旨觅用和	李燕如挥泪会亲人	419
第四十七回	庆周岁奸王献木偶	正中宫夫妻抚琴瑟	428

第一回 刘懿仙巧上安邦计 赵元俨诡呈选美疏

北宋咸平三年冬月朔日之夜，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行人几近绝迹。而斯时荆王府的贵宾室里，不仅温暖如春，空气里还洋溢着从炭火盆里散发出来的燃烧香料的香气。在如此芳馨的氛围中，赵元俨迎进了他久违了三年的同道人韩钦若。

韩钦若对于赵元俨，亦是三年不献一谋了。自赵恒登基以来，他主动疏远赵元俨，不来荆王府了。今夜的相会虽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初见的生疏感，还是暂时压抑了双方急于盼见的强烈渴望。故此，当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再次走在一起的时候，心里的那份亲近、那份热望，竟一时难以表达了。尤其在仆人拢旺了炭火，侍女斟上香茗退出之后，他们憋了几年的话，居然亦似无从说起了。他们隔着茶几就座，看似平静，他们的胸间却都滚滚滔滔地翻腾着昔日岁月的往事。而每念及这些，脑际就难免奔涌着阵阵怨艾之潮。二十八太保赵元俨，十几年来做梦都想继大统做皇帝，到头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韩钦若可谓机关算尽，曾冒掉头之险，欲辅佐赵元俨做皇帝，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失败。赵恒即位以后，他们迫于形势，便心照不宣地断绝了往来，潜心于韬光养晦。在他们都认为他们的韬光养晦策略初见成效的时候，便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要重打锣鼓另开张了。

“纵观天下，王爷行动的火候到了！”沉默了良久的韩钦若，终于打破了室内的寂然，“如今四海一统，八方宴宁；内无动乱，外无战事，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可谓国富民实，初露太平盛世的端倪。但亦正是这一派繁华昌盛景象迷惑了赵恒的眼睛，为王爷提供了可乘之机。”

赵元俨一听“可乘之机”，陡地来了精神。他挺直腰杆，隔着茶几注视着韩钦若，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他的下文。但韩钦若偏是要吊他的胃口——将一碗冷茶自行倒进废水盂里，又不紧不慢地自斟了一碗热茶。

“韩大人说下去！”二十八太保终于耐不住地催促说，“本王愿闻其详！”

韩钦若缓缓地啜了一口茶，这才侃侃说道：“以下官浅见，赵恒治国，主要依靠两个人：外靠吕端，内靠刘娥。故而，王爷欲缚赵恒其身，必先断其二臂。



而今日之吕端，已是病入膏肓、半截入土之人，将不击自溃，今王爷若能想方设法，使一直不显山不露水、藏在深宫大内的那个刘懿仙失宠遭冷落，赵恒便若跛腿者离开了拐杖，必将举步维艰。”

赵元俨闻言点头后，良久，皱眉说道：“韩大人之言不无道理。但在目前三千佳丽赵恒独宠刘娥一身的情势下，欲使刘娥失宠信，遭冷落，”说到这里，他连连摆动几下头，“怕是难哪！”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钦若仿佛受了传染一般，亦摆了摆头，“若在三年之前，下官亦是这般认为。但现时已进入咸平三年的腊月，今日之赵恒可不是初登大宝时的那个赵恒了。眼下的赵恒在歌功颂德声中已是飘飘然晕晕然，涨昏了头脑。头脑发涨之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只要王爷肯动脑筋，那就只有想不到而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赵元俨怔怔地复望着韩钦若：“请韩大人不吝赐教！”

韩钦若听罢，心里升腾起一抹曙光，显出好似不屑的样子冲赵元俨笑着：“民间有两句谚语：世上没有不吃腥之猫，皇宫没有不贪色的皇帝。隋文帝如何？当初隋文帝信誓旦旦向苍天保证不纳妾不封妃，最后还不是死在绝代佳人宣华夫人手里？三年前王爷上折请旨选美时，赵恒是有色心没有色胆。如今可就今非昔比……”

不待韩钦若将话讲完，赵元俨便又连连摇头道：“此计断然不可！今之后宫佳丽不下五百，已创大宋开国之最，而且赵恒已有前诏——不沿袭历朝普选秀女之惯例……”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钦若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既然王爷已晓得后宫美女如云，为何不使之寥若晨星？既然王爷已晓得赵恒有那么一道不沿袭历朝选美惯例的诏书，何不制造口实，创造条件，令其变成一纸空文？”说到这里，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浓茶，复言道，“鉴古知今，不是事在人为么？王爷一向聪明机敏，怎的竟一时糊涂起来？”

韩钦若这番话，使赵元俨陷入了沉思。尽管他仍觉得韩钦若之言过分玄奥，有几分虚夸，但毕竟道出几分哲理。于是，他亦自顾自地斟上一杯热茶，边啜饮边说道：“韩大人是我荆王府里的小诸葛！不用颠来倒去，您就直言得了。只要您能说出一分的道理，本王定然付出十分的努力。若何？”

韩钦若欣然点头。但他还是改不掉吊人胃口的毛病——啜几口香茶又沉吟了半天，这才娓娓地道来……

后三日，真宗下了早朝径直奔睿智仙宫，匆匆地将早朝上获知的西北边报讲给刘娥听——原来，环、庆、银行营都部署高琼派人送来边奏，奏疏说银州刺史、党项族首领李继迁近期多有逆动，不仅同辽人来往频繁，还颇有竖帜叛宋之

迹象，请求朝廷遣精兵良将增援西北边陲，以备剪灭围剿行将叛逆的李继迁之军……

一石激起千重浪。高琼的边奏一经宣读，立即引起了众大臣殿议纷纷。以荆王赵元俨为首的一派人，力主不等李继迁起事，先派兵将党项人镇压下去。以寇准为首的一派朝臣则认为：应当派兵遣将先造声势恫吓一下李继迁，若李继迁就此收敛了形迹，便无须对西北用兵；若李继迁一意孤行，再用兵征剿不迟。以陈尧叟为首的第三派朝臣则认为：边鄙山乡少数民族闹事，多是官逼民反；西北党项族人长期遭受压榨盘剥，是他们起事造反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严惩或撤掉环、庆、银三州的部分军队和地方长官，以缓和党项人同官府的矛盾……

高居于殿堂御座上的真宗皇帝，很认真地听着三派大员的慷慨陈词，他越听越觉得他们似乎都有道理。然而，正是这种“似乎都有道理”的感觉，使他变得优柔寡断起来。因此，当三派的首脑及文武百官都将目光集中于皇帝，等待他圣裁的时候，他沿用的还是老办法——暂且退朝，容后再议。

刘娥听完早朝之上三派大臣的意见，并没有急于表态。她沉思良久方目视真宗说道：“其实，西北边陲党项人的官声民情，臣妾早有所闻。亦早有遣新员代旧吏的想法，只是还未对皇上禀明罢了。昨夜，臣妾览罢丁谓从夔州上呈皇上的奏疏，就更觉察到恩威并重、怀柔与严辖相济政策的重要性了。丁谓在夔州，实施的正是这种策略，竟将历朝难以治理的蛮荒之地治理得民心归服，贵胄向善了。所以，以臣妾之见，丁谓是个人才；丁谓治夔州之法可用于治理西北边陲的党项族人。”

真宗十分赞同地连连颌首道：“卿言极是。丁谓在夔州的做法，确乎可取。倘若丁谓不上此疏，朕几乎忘却丁谓其人了。记得丁谓重审大皇兄纵火案以后，先帝原想把丁谓留在大理寺的。但丁谓却提出了赴边鄙历练的请求。当时，先帝甚嘉其行，就将丁谓放置于最难治理的夔州去了。此后数年，伴着先帝的晏驾，朕眼中亦就疏漏了丁谓这个人。今览丁谓的奏疏，亦觉丁谓是个人才，欲下一道特旨，擢丁谓为户部侍郎，爱卿以为若何？”

“臣妾以为理当如此。”刘娥即刻表示赞同说，“像丁谓这样以治绩垂范百官的年轻干员，皇上自可破格升擢！”

真宗闻言大喜，唤过太监，传过擢升丁谓的意旨以后，心里仍还惦记着殿上三派大臣的争论，便忙转移话锋对刘娥道：“方才卿道丁谓之法可用于治理西北边陲的党项族人。卿的意思是不是倾向于陈尧叟他们？”

“臣妾确有此想。”刘娥坦诚道，“但臣妾听过高琼奏疏的内容，又觉此刻整顿边陲吏务，怕是已经迟了一步。故此，臣妾就想到了夏守恩。臣妾觉得夏守恩的才干与务实精神均不亚于丁谓。但要实施丁谓之法，最少需要半年时间。依臣妾之见，银州的李继迁不会等待半年。所以，即使皇上立遣夏守恩前往，怕亦难



以奏效了。”

真宗闻言着急起来。他习惯地两手互搓着巴掌，说：“以卿之见，朕当如何部署？”

“以臣妾浅见，还是遣夏守恩西去为好。”刘娥进言说，“派夏守恩这样一个柔中有刚的人去对付那个李继迁，要比遣一个毛张飞要好得多。”

于是，真宗当即采纳刘娥的建议，正欲命人撰诏调夏守恩西赴边陲，周怀政报名而入，呈上了韩钦若的一封奏疏。真宗拆开奏疏，只见奏封内只装有一首唐人元稹的五言绝句：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真宗手捧元稹的五言绝句，甚奇之，笑对刘娥道：“这个韩‘癩相’，愈发的诡秘莫测了。匆匆呈来奏疏，奏封内却只有这么四句诗。这葫芦里，所装何药？”

刘娥看过韩钦若的“奏疏”，略加沉思之后便嫣然一笑，随之又将“奏疏”送回到真宗手里。

“卿笑甚？”真宗见刘娥抿嘴儿还在吟吟发笑，倍觉奇异地问，“莫非爱卿以为韩钦若送来的五言绝句有甚玄秘么？”

刘娥目视真宗轻轻点头，莞尔一笑言道：“皇上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真宗闻言顿现讶然状：“当然是真糊涂。这个韩钦若，居然呈上一个谜，让朕来猜。可朕哪来的闲情逸致，来破这位‘癩相’的谜底啊！”

刘娥闻言，似笑非笑，带着几分诡秘地斜瞥了真宗一眼道：“皇上若真的不解，臣妾不妨提醒皇上一句：韩钦若欲借元稹之五言绝句，为后宫的宫女们喊冤叫屈哩！至于皇上下一步怎么办？我想韩钦若早有成算了，皇上不妨召之一问！”

真宗闻言，当即颁诏命一宫中太监急赴韩钦若相府，召见韩钦若。少时，韩钦若进宫。礼拜毕，真宗笑谓韩钦若道：“韩卿不愧是进士出身，奏疏的方式亦花样翻新，与众不同。汝把元稹一首五言绝句上呈于朕，是何意啊？”

韩钦若跪陈道：“臣知陛下同元稹一样，是不可多得的文艺大家，尤精诗词，自然晓得元稹绝句的个中真谛。今臣下班门弄斧，贸然以诗代奏，请皇上万勿怪罪！”

真宗哈哈一笑：“好一个韩爱卿，真会为朕戴帽。其实，朕作的几首歪诗，岂能与元微之相提并论？况且，诗家对诗词的理解，一向是见仁见智，卿呈五言绝句寓意玄奥，朕乃无从猜起矣！”

此时，韩钦若已猜到真宗之所以要同他故意兜圈子，不外乎是欲听到他更多的歌功颂德之词，便投其所好地道：“陛下登极以来，皇恩浩荡，德泽无垠，政通人和，君臣和谐，四海宴宁，八方来朝，正所谓太平之盛世也。然，陛下于居京华骛高远，志在富国实民之时，却忽略了身边的一个角落……”

真宗闻言，龙颜大悦：“哈哈！韩卿所指的角落，大概是指朕的后宫吧？”

韩钦若立起，随即躬身一揖：“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真宗忽然佯作愠怒状，绷紧面皮指着韩钦若道：“好个大胆的韩钦若！朕丕承大宝以来，拒选美，简宫闱，宫女之数仅为唐代的十之二三。俭约至此汝还上五言绝句讽朕，居心何在？”

韩钦若早料到真宗要来这一手，便佯作诚惶诚恐的样子，赶紧伏地奏道：“臣下有罪！臣下该死！不过，臣下为讽谏而死，自是死得其所！臣下以为，天子之睿智，当体现于朝野的方方面面；皇上之恩泽，当沐浴举国上下的每一个臣民；皇上之圣明，当若阳光月色，照亮大宋天朝的角角落落。故此，微臣以为，后宫之部分宫女，特别是先朝年高岁大之宫女，皇上若能及时地放她们出宫自行聘嫁，万不失为一代明君！”

“哈哈……”真宗又是一串朗笑声，“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韩爱卿！其诤诤之言，卓卓之行，着实令朕感动。其实，即使韩爱卿不上疏，朕亦正要处置这件事。既然韩爱卿关注此事，朕欲听听韩爱卿的意见若何？”

韩钦若转眼眸沉思片刻道：“臣下以为，当断不断，必为所患；当狠不狠，必留后患。皇上既要去做这件事，就当果敢地痛下决心，做出个样子来，不仅做给本朝的臣民看，亦为后代皇帝做出榜样来。譬如前代之盛唐，宫中佳丽逾三千。皇上若将五百宫女简为三百，岂不是声名远播、流芳百世么？”

真宗摇摇头：“不！朕不要留三百，而要出三百。朕明日早朝就颁旨，放三百名宫女出宫，自行择婿聘嫁！”

“陛下圣明！”韩钦若再次伏地，头朝地嘣嘣地连磕了几个响头……

一个月之后，三百名宫女出宫告罄，荆王赵元俨便不失时机地进宫见驾来了。真宗很重手足之情，特选一清静之地——御花园内的沉香阁，十分惬意地召见了赵元俨。

“偌大的皇宫后苑，给臣弟以空空如也之感。”相见礼毕，二十八太保一语道出他进宫后的感受。

“八御弟切不可将本朝与先朝相比。”真宗微微笑道，“几千年来文人墨客多以美女如云描绘后宫。如今朕的后宫，可用寥若晨星来形容了。尤其近来，三百名宫女相继出宫，大内就更显得寂寥冷落了。”

赵元俨摇摇脑壳：“皇上亦太苦自己了。一朝天子毕竟不是一代高僧。皇宫



后苑的盛衰往往是一个朝代盛衰的缩影。一个盛世国君，后宫乏美女，身边少佳丽，那还算甚盛世之君？况且，皇兄自幼便非薄情寡欲之人。如今做了大宋天子，反而固守着几个黄面婆，就不觉得寒酸与乏味么？”

真宗闻言，顿时涨红了两颊，满面赧然地说道：“朕的皇宫岂敢与八御弟的荆王府相比？八御弟深居王府，可以日继一日，月继一月，甚至年继一年无忧无虑地尽享声色犬马之荣，朕就不同了——一国荣辱系朕一身，亿兆臣民赖朕一人，天下大计决朕一念，朕岂敢放纵身心，沉迷酒色？”

赵元俨神情不屑地瞄了赵恒一眼：“皇兄之言不无道理。但纵观历史，凡集大成之帝王，哪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美女如云，春宫芳馨？秦始皇如此，汉高祖、武帝如此，唐太宗、明皇又何尝不是如此！此理何在？因为后宫充实，不仅可以广延子嗣，鼎盛天家，同时也是国运隆昌、朝廷发达之象征啊！皇兄万万不可将选美充盈后宫当作一件放纵己欲之事。古圣哲有言：天家无私事。其私事所指者，即眷属之事也。皇兄若将选美纳妃完全看作一件私事，则有欠权衡矣！”

真宗惊愣地呆望赵元俨良久，心想：看不出八皇弟还有这般的鸿篇高论？其实，选美之念近年来就像一条毛毛虫，有时亦从他的脑际爬过。但他一想到登极之初颁下的不选美诏书，一想到当初对红颜知己刘娥相受到永远的承诺，这本来就有些朦胧的念想便被赶出了脑海。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伴着咸平盛世的临近，他脑海里的这条毛毛虫，亦一天甚于一天地活跃了起来，有时如影随形，打不离驱还来，搅得他心猿意马，难免浑身热燥。他有时这样想：一个苟延于金陵的李煜，身边尚有娥皇、女英两个红颜知己；一个偏安成都一隅的孟昶，亦还有绝代佳人花蕊夫人相陪，而他作为富有四海的大宋天子，为何身边就不该多有几个美人？……然而，想总归还是想，他从未将此非分念想暴露给任何人。特别是刘娥，她仿佛就是他的这种念头的克星，只要同刘娥一照面，他的这种念想立刻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而今日，他面前的这位八皇弟，竟出人意料地迎合了他的这种念想，还将国君选美当作了天经地义的国家社稷大事。此等观点在他心灵深处同荆王产生共鸣，怎能令他不动心？

“臣弟知道皇兄犯难。”二十八太保审视着真宗道，“一者怕朝臣非议，二者怕三位皇嫂醋意发作。”

真宗十分认真地阅读着赵元俨的表情，似乎要透过这表情，揣度二十八太保言语的真伪。

“其实，多数朝臣是通情达理的。至于三位皇嫂，不能惯她们那种毛病。杨玉环受宠吧？她醋意发作时，唐明皇还不一样将她赶出了皇宫？一代圣明天子，岂能总由着女人的性子？为使皇兄避开不必要的麻烦，臣弟这次要为皇兄亲选美事。个别站在皇兄身后专从鸡蛋里挑骨头的朝臣谏官，一旦他们得知是臣弟上

呈的选美折子，亲自操办的选美事，量他们亦只能做缩头乌龟——除非他们吃了豹子胆！”言至此，赵元俨从袖筒里摸出一份奏折递给真宗道，“这是臣弟一份乞请选美的折子。在折子中，臣弟将选美的范围定在江浙两地，而且限定选美女五十名。这样小的范围，这样少的数额，皇兄该不会再顾虑重重了吧？”

真宗像躲避烧红了的炭块，将赵元俨递上的奏折推开说：“这……这样的事情，八御弟直接上疏朕这里，怕是不妥吧？”

赵元俨朗声大笑：“皇兄亦太小觑臣弟了。臣弟早料到皇兄会这样说，就多抄了一份，先送到了中书，交给了副宰相韩钦若……”

“韩钦若？”真宗心里格登了一下，“韩钦若可是力主放宫女出宫的大臣，八御弟将奏折交给他，中书省会不会留而不发，让它石沉大海呢？”

“不会的。”二十八太保颇有把握地道，“据臣弟所知，韩钦若还是主张普选秀女的。他怀怜悯之心，强烈乞请放出的，只是年高岁大的先朝宫女。”

“呵！”真宗轻舒了口气，然后嘱咐二十八太保说：“这件事暂时且莫声张。待韩钦若呈上了汝之奏折，朕再斟酌不迟。”

赵元俨点头扮出听话的样子，诺诺连声道：“臣弟是一片忠心，完全为皇兄考虑。至于皇兄怎么想，那是皇兄的事。臣弟今日冒昧先呈这份选美折子，是想让皇兄有个准备，有个充分思考的时间。”

言毕，荆王赵元俨告辞而去。真宗手握二十八太保呈上的那份乞请选美的奏折，弃而惜之，留下它又怕刘娥知晓，犹豫了半天，他才将折子交给贴身太监周怀政，说道：“将此奏折放置崇政殿朕御案上折子的最下面，汝要及时提醒于朕，莫叫朕将它带进了后宫。”

真宗知道刘娥对他的八御弟没有好印象。而且这折子亦不是按照正常渠道呈上御案的。在韩钦若未呈上另一份相同内容的折子之前，是断然不能让郭怡然、刘娥等后宫内眷知晓此折的。

次日早朝，果然不出荆王所料，韩钦若当殿呈上了赵元俨的选美奏折……



第二回 藏祸心钦若选美女 怀远谋萧绰窥中原

过了些日子，经过几日周而复始的心灵搏杀，真宗终于敲定，恩准了二十八太保的选美奏请，并在选美诏书上签玺画押，一路顺风地将诏书颁了下去。不到一月功夫，江浙两地的地方官们接到选美诏书，无一不将此事看作一次向朝廷尽忠，向皇上买好的难得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么。于是，这些地方上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便都亲自操刀，为在自己地盘上选得一二名宠妃百般奔忙起来。但皇帝选美不比买牛购马，一朝一夕便可了事，尽管赵元俨、韩钦若他们耗尽了十分的心计，十二分的手段，待那五十名美女集中于苏州时，已是次年的春天了。

咸平四年春三月望日，苏州通向江宁府的官道上，一拉溜五十辆绿帟单匹香车不急不缓地辘辘行进。每辆车上均插着一面明黄小旗，它向人们昭示着香车的皇家身份；而车顶端向四周抖擞闪烁的五彩绦穗以及车前高挂着的大红绣球，又说明其中安坐的是为皇帝选召上来的秀女。香车左右，押车的禁卒披坚执锐，高鞍骏马，威武雄壮；马脖子上的环状项铃，叮叮咚咚不绝于途，它以娱耳的欢快，淹没了马蹄的清脆节拍。依次延伸着的车队之后，是选秀钦使韩钦若的卤簿仪卫。韩钦若坐在绿帟四挂的辇车里，那双透着精明的小眼睛，正出神地观望着大江南岸的清明秀色。

他是太宗朝的执政大臣。他和他的胞姐——青城山上清宫的清宁道长，屡为二十八太保赵元俨出谋划策，造势壮威，网罗朝臣，广交岩穴党徒，甚至两次三番地布箭阵设陷阱，却未能鼎助元俨登大宝即皇位，终将十余年的心血与智术化作了潺潺清流，转瞬即滔滔远去矣。所幸的是，他们多次的预谋与行动，竟都在太宗皇帝的眼皮底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亦未被昔日的竞储对手、今朝的皇帝赵恒攥到把柄，没有像大太监王继恩、副宰相李昌龄、知制誥胡旦、双料国舅爷李继勋那样，或死于贬所，或流于边鄙，或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更令他暗自庆幸的是，赵恒即位三年多来，他虽短时间被贬为户部尚书，但毕竟又重入了中书省，不仅在副宰相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还兼领了选秀钦使，又获得一次难能可贵的与荆王联谋的大好机会……

长江南岸的三月，正是草长莺飞，柳暗花明，山清水秀，鲜花飘香的美好季节。但每到傍午时分，特别是无风的天气，就仿佛盛夏乍临予人以炎夏之感。韩钦若是太原府人，又长期在北方做官，对江南的闷热天气很不适应。故此，不论寄居杭州还是下榻苏州，除非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衢里巷，他常常是撩起或虚掩着辇车的窗帘，尽情地坐享着清风送来的几丝儿凉意。今日便是如此——巳时方至，他便撩起侧窗帘儿，探出了那个项侧生有赤褐色癭瘤的脑袋。但说来亦巧，恰在他探头之间，就见倒数第二辆香车的侧窗口处，有一秀女的高髻美发露了出来。那美女雪白颈项下的艳红绸衫就像一团火，晃得他的一对小眼睛连眨了几下。

“去！汝等速去问问，”他干巴瘦短的手指急火火地朝前边的香车一指，对徒行于车旁的随从们厉声说道，“问问探颈的那位秀女有何吩咐？”

其中一个随从应声而去。片刻之间便转来回禀：那位秀女嫌香车里太憋闷，就钻出头来透透空气兜兜风，并无其他要求。韩钦若皱皱眉又点点头，转转眸子就向前传出一道命令：在道旁无人观瞻的情形之下，所有香车的侧窗帘儿均可虚掩着透透空气。

显然，这是那位斗胆擅自探出脑袋的秀女，为自己和四十九位同行者们争得了一息清风一片蓝天。但这位秀女是谁？又何以有如此的勇气和胆魄，悍然违拗皇家的旅途禁令呢？

从五十位秀女注册簿上看，这位秀女是杭州府尹李染的独生女儿，芳名落雁，字翔仙。但韩钦若早就知道，她是冒名应选的。她原是王昭君的同乡，出生在郁郁苍苍的大巴山下那蜿蜒南流的香溪之畔。只因她一出生肌肤就散发出一股香气，父母便给她起名唤作香妮。香妮秉青山绿水之灵气，自幼就长得楚楚动人，聪慧异常。年方八岁时，忽然镇上莅临三位看似很有来头的差人，声称要为王妃选侍女，留下三百两白银，便将小香妮带了去。从此小香妮便与父母断绝了音信，不远万里来到商州地面莽林深处的九姑山庄。斯时，九姑山庄已聚居着几十个从四五岁到十三四岁的女孩。她们一个个都具有超常姿容与天赋——或是初露锋芒智勇双全的武林新苗，或是聪颖敏悟，眉目生情，貌若天仙的美人胚子。这些女孩不美不行，天赋不高不行，年纪大了更不行。因为九宫山庄的主人二十八太保既要她们具备先天的灵秀姿容与高超智商，又看中她们未成年的后天极强的可塑性。这样训导出来，她们才能乖乖地毫不走样地去完成他赋予的特殊使命。赵元俨将偌大的九姑山庄分割为各自独立老死不相往来的若干个小区，将这些引诱骗来的女孩豢养其中。根据女孩儿不同的姿质与天赋，延请高师名流，分别对她们进行封闭式训练与调教，或三年两载，或十年八年，一旦需要，赵元俨便把她们之中的一个或几个分别派遣出去。这些派遣出去的靓女子，只知有荆王不知有皇帝，荆王的指令便是天条，荆王的手臂朝前一挥，即使前方是刀山火



海，她们亦将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如今坐在倒数第二辆香车里的二八佳丽落雁，正是受荆王的派遣，乘皇上选秀之机，经过层层筛选才得以进宫侍奉皇上的秀女。

落雁是正月十五观花灯那天上午，才由九姑山庄驰往杭州，将李染夫妇认作父母的。亦正是从灯节之夜始，杭州城的军政要员、耆老贤达、贵妇名媛、皇胄纨绔，亦才知道李府尹家里还有个如花似玉的小女儿呢。但是，落雁就像昙花一样，仅在灯节之夜露一下芳容便又销声匿迹了，一直挨到绿肥红瘦、落英纷飞、皇帝的选美钦使光临杭州前两天，她才又若九天突然落下的仙女，白绫披肩，红罗拖地；上着雕花儿绿胡绸衫，足蹬缀缨穗的绣花靴，粉面桃腮，黛眉杏目，像一朵带露绽放的芙蓉花，在李夫人的带领下，羞答答怯生生却又不失落落大方地出现在钦差韩钦若面前。

“祖籍？”韩钦若忽闪她一眼，问道。

“青州莱芜。”她回报韩钦若多情的一瞥，跟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靥。

韩钦若微微颌首表示赞许。他知道她回答他的，正是李染的祖辈生息之地。“父名及其职守？”他接着问。

“杭州府尹李染。”

韩钦若惊奇地打量她良久：“汝乃李大人膝下千金？”

“正是小女！”落雁弯腰作揖，莺声燕语。

其实，入堂一照面，落雁便认出了韩钦若。那是在来杭州前的九姑山庄之前的一天。那天，她们十二个专修诗词歌舞、琴棋书画的少女，一大早就接到女庄主香姑的指令，说有位颇懂文艺的权威人物要来考核她们，叫她们好生准备。听后她们都有些紧张。但是，待到巳时正刻，女庄主却领进一个四十多岁的矮个子。矮子瘦瘦的身材，黑中透黄的面皮，身着玄色长棉袍，紫褐色的大襟短袄，脚蹬一双褪了色的皂靴，现出一副落魄教馆先生模样。于是，她立时松一口气，觉得面前的这位“教馆先生”虽然与她想象中的威严、庄肃与伟岸相去甚远，简直大相径庭，但其貌不扬的“教馆先生”还是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教馆先生”脖子左侧长有一颗鹌鹑儿大小的医名唤作瘰的瘤子。那瘤子黑黢黢的，叫人看了呕心。“教馆先生”没有全面考核她，只教她弹了一曲古筝曲和琵琶曲，又让她伴歌跳了一曲《羽衣霓裳》舞，就面无表情地令她退了出去。事后才知道“教馆先生”叫韩钦若。现在，“教馆先生”虽然蟒袍玉带，冠冕堂皇，成了选美钦使，但凭他颈上那颗十分显眼令人作呕的瘤子，她一眼就认出了他……

香车辚辚继续前进，方驶出不到二百步，就见最后一辆香车的窗口，又探出一头乌发。这个生有乌发的年轻女子更是肆无忌惮——她勾转凝脂一般的白嫩颈项，直视韩钦若的坐辇，玉臂纤手居然还向韩钦若的侍从频频招摇着。

韩钦若皱皱眉峰。如果方才落雁的违犯禁规是对他这位钦使的蔑视，那么眼下沉鱼的张狂招手，简直是对他的公开挑战。他曾多次告诫过赵元俨：潜入宫廷的美姬不仅要善于用美色和伎艺博得皇上的宠幸，还要学会隐忍含蓄与韬晦，万万不可太狂傲太有恃无恐了，过分的恃色傲物不宜于潜伏持久，当然更难有大作为……而目前这两位经自己亲临考核选取并寄予厚望的二八美人，似乎体内都潜伏着“轻狂”的劣根，还没有入宫受封，便表现出如此难捺的优越感与张狂欲，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危险信号。

“汝等再去关照一下：警告前边那位秀女，抛头露面、顾盼张望都是越轨行为！”韩钦若气恼地又对徒行于身边的两位侍从说，并向前边沉鱼乘坐的香车指了指。

一个侍从飞步赶上了最后一辆香车，不大一会儿工夫便又喘吁吁地转回禀说：那位秀女说她口渴难耐，随带葫芦里的水又都洒光了，她求大人开恩给口水喝。

韩钦若又皱皱眉头：“可以送点水给她。但要请她自重些。”说罢，他缩进露在外面的乌纱帽，流露出满面的抑郁，竟暗自埋怨起赵元俨来——

当初，在周王府后花园假山竣工落成的典礼上，他发现二十八太保周王赵元俨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花花太岁，就暗中同姐姐——青城山上清宫的清宁道长商议，决定先暗中鼎助赵元俨夺得太子之位，待赵元俨登极做了皇帝，再通过赵元俨之手渐次毁掉赵家的江山。但是，赵元俨简直是一条扶不上墙头的恶狗，其生母王德妃又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居然在竞储大有希望的情景之下，使用自残手段，让周王元俨吃下蒙汗药，使周王一连数日昏睡不醒，丧失了一次远征西川建功立业的机会，葬送了他和姐姐三十多年的良苦用心。此后，虎狼关和老河口的暗杀行动，那本来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多亏了姐姐的师兄清虚道长的那服十辰索命霰，不然，一俟被擒者开口，不仅赵元俨刺杀皇兄的罪行暴露，就连他们姐弟，怕亦只能是含恨九泉了。从此以后，特别是赵恒登极以后，他和赵元俨都不得不收敛形迹，进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韬晦期。直至去年冬月，他们才重新振作起来——他上五言绝句，赵元俨呈选美奏折……

真宗赵恒的一道选美诏书，就像塞外袭来的一股强大寒流，迅疾地传遍了长江南北，直至此时韩钦若才再次来到荆王府，密会赵元俨，进一步落实他们精心策划的美人计，欲将赵元俨八年心血训练出来的十二名美姬，一古脑儿地派进赵恒的皇宫。岂知，此时十二名美姬中的十名，已先后为赵元俨亲幸成了残花败柳，气得韩钦若胡子眉毛一起颤抖，居然手指堂堂荆王爷，瞪圆了眼睛：“你……你……你又毁了我们的计谋！”那一刻，赵元俨魁梧的身躯，错愕惊愣成了一尊泥塑，半晌方支吾道：“本王以为，他已经颁诏不再选美了，养着她们亦派不上用场，本王就……况且，她们个个都如花朵一般，即使本王亲幸过，他亦



察觉不出……”

“汝当他是白痴呀！韩钦若依然怒不可遏，“十个破烂货中一个露馅，汝知道身犯何罪么？”他原地打个旋儿，“欺君之罪，罪不容赦！到那时，哼！后悔都来不及！”

荆王赵元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听罢一时怔愣无语。

“唉……”韩钦若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口气，方目视元俨问，“那两个叫落雁和沉鱼的姑娘，王爷敢保证她们是清白身子么？”

“本王敢对天明誓！”说到这两个女子，元俨语音铿锵地说，“当然，如果今年仍派不上用场，明年就……”

韩钦若斜白一眼赵元俨：“那就这样定吧：我亲自去九姑山庄考核一下她俩的伎艺，还要带上老妈子为她们查体，看她们是不是处子。若两样都合格了，我们就照计行事。”

此后的第三天，他就扮做“教馆先生”潜入树林深处的九姑山庄，先后考核了落雁和沉鱼的伎艺，然后，一个冒充李染的女儿，安排在杭州应选，一个冒充苏州知府的千金，亦于正月十五到了苏州……

香车辚辚，继续前进。谁亦没有注意到在官道侧面不远处的一个山坡林中，一具停驻下来的豪华滑竿里，仰坐着一位将近五十岁的贵夫人。贵夫人美发妍颜，端庄雍容，仪态万方，气韵盎然。她的左右簇拥着八名侍女、十二名护卫，看似本地官宦大家的诰命夫人，其实她是前来秘密窥探侦察宋朝腹地的大辽国皇太后萧绰。

萧绰，乳名燕燕，十七岁时被辽景宗耶律贤立为贵妃，旋即封为皇后。在她二十九岁时，三十五岁的辽景宗于云州狩猎劳累过度导致旧疾复发而辞世。她的十一岁的长子耶律隆绪枢前即皇帝位。年轻的她便成了皇太后，并从此摄政至今。

萧绰出生于契丹后族，排行第三。在她出生之前，两个姐姐就已经出嫁，因而萧绰不仅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还从父亲那里受到更多的汉家儒学的熏陶。

萧绰的父亲萧思温，娶辽太祖的孙女耶律吕不古为妻。夫妻膝下无男，只有三个女儿。因此，无论从契丹人的尚武传统来看，还是从汉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着眼，绝嗣乏后是萧思温难以接受的现实，但因其妻是金枝玉叶，他既做了东床驸马，就只好断绝养外室纳小妾的念头。

萧思温汉化程度颇深，平日，文质彬彬，喜读书，好儒学。而身为皇帝孙女的耶律吕不古，则与丈夫的书卷气格格不入。契丹女子虽同男子一样可以离婚，但她祖母不允，只好与萧思温凑合着过。待祖母作古时，她青春已逝，亦就断了离婚之念，便把一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三女儿燕燕身上。她希望燕燕亦同她的